

林斤瀾

流火流年

◎ 大象漫步书系



◎ 大象漫步书系·林斤澜

流火流年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火流年/林斤澜著.—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0.2

(“大象漫步”书系/李辉主编)

ISBN 7-5347-2427-9

I.流… II.林…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747 号

责任编辑:靳路遥

责任校对:魏巧英

书籍设计:张胜

出版:大象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371—5726194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次:2000 年 4 月郑州第 1 版

2000 年 4 月郑州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40

印张:5 $\frac{3}{10}$

字数:93 千字

印数:1—3 325 册

定价:7.60 元



陈介厚

总序

李 辉

大象漫步于原野,有一种含义丰富的姿态:稳重而步履踏实,从容而神态悠闲。以“大象漫步”为这套书系命名,一方面与积极支持该套丛书出版的大象出版社名称吻合,另一方面更想努力体现出该书系在选择作者、涉猎题材诸方面的特色。各位作者,或极目天下,或细观内心;不同领域,不同文风,但体现出的历史眼光、人生态度和现实精神大致相同。

“大象漫步”书系每辑八至十种不等,所收作品每册主题将相对集中,每册字数在八万字左右。内容、体裁、风格相对自由,追求多样化,可包括随笔、书话、书信、自传、回忆录、译文等,根据作者的

不同特点和每部作品的专题而定。

在陆续推出老文人新作的同时,本书系将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青年作者的力作。新的作者,新的面目,以他们敏锐的思想和触角,以他们不同于前辈人的知识结构,常常会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希望如此。

1999年7月,北京

水火前言

似水流年。一个世纪水一样流走了。

收拾世纪末的文字，恰好赶上“七月流火”。
京都温度居高不下，还有湿度，还有长度，还有洁
度……有的指标破了世纪纪录，遍地“流火”，那是
火球滚滚一般。

文字有长有短，长者过万，短的一二百。“似
水流年”，“七月流火”，都是传诵多少世纪的诗句。
为什么说是诗？因为才四个字，带来想象、意象、
象征……四个字里的具象可以说只有一个字，或
“水”或“火”。可以说这一个具象放在四个字里，
带来的抽象却又无限。不论读者才开始生活，或
经历了整个世纪，各人投入或多或少，或深或浅，

都会海阔天空，鱼跃鸟飞，这是无限了。

这里收拾起来的文字，竟有这些叫做诗的东西吗？没有。一二百里没有，过万里也没有。这里只有惭愧。

不过是故人故土故事，故有水的声，火的色。仿佛互不相容的走向相反的水和火，偏偏在时间里，同空间里，同生死又同质和同量。这又玄虚仿佛哲理了。

好在还有下一个世纪，也许可以不只有惭愧也说不定。目前说得定的只是听见了诗的呼唤，故此胆敢写在前言里。

目录

水火前言	1
“七月流火”	1
《寻觅清白》中的寻觅	5
读《心中永远的痛》	10
他坐在什么地方	14
纪终年	21
关于猫	36
“若即若离”“我行我素” ——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	42
《纪终年》补	58
纪念	70

呼唤新艺术	73
手背手心	77
短篇短篇	83
答问	
——《小说选刊》1995 年金刊读后杂感	
.....	108
过年	118
年糕	121
城	127
知“苦”常乐	129
人生若寻梦	131
梦见山门童谣	134
“老来难”	136
“忍字高”	140
不喜不惧	144
根深叶茂	146
天天向上	148
温州文友	151
大暑小草(三则)	155
天职	162
以短为长	166
说中国话	169

一床锦被遮盖·····	171
文学站脚的地方·····	173
山水之间·····	177
泡沫·····	180
名片文化·····	182
意外的宗璞·····	186
螺蛳梦·····	192

“七月流火”

我在《五十年情缘》这本纪念文集中，读到高晓声的《我的简史》，不足两千字，真是简之又简，语焉不详。也许是我所知多得多，倒能够处处发生联想，读来竟有“白发三千丈”之感。但，《简史》最后几句话，仿佛“不详”之中，又有些“不祥”。我也摸不着头脑了，不妨抄录下来。若抄录，又不能不先作几句交代。

今年五月间，夜半，晓声来长途。说打算七月间，南京三四个人，到我老家的楠溪江雁荡山“白相白相”，要我打个招呼。我说“雅兴雅兴”，又说“七月流火”，最好是秋天。他说秋天人家没有暑假了。我一声“哦”，没有说别的。接着是和老家

联系，那里热心的青年朋友，立刻给晓声去电话表示欢迎。

我读《简史》时节，已是七月初，北京“持续高温”。心想这个孤身老头儿，难得假期旅伴，投奔号称没有污染的青山绿水，寻求数日逍遥去了。

七月七日，偏偏这么个轰轰烈烈的日子，电传晓声六日去世。又传切开气管，抢救了十几天，不治。又听说病名“肺性脑病”，导致全身衰竭。我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老头儿身边没有家属，找谁问去？前几年，南京有一位他的也是我的老友，文友，酒友叶志诚，好好地闹了个不清楚的病……

好了，抄录《简史》的最后几句吧。

“……等到情况改变之后，又觉得自己如果重新工作，却也一无所长，最有把握的还是重操旧业。于是又开始写小说和散文，起初还积极，后来觉得没什么意思，也就少写了。过了二十年，也不过写了三百万字左右吧。同现代文豪们比，简直是小菜一碟，上不了席面的。可也还得罪了人，能听到人家的牙齿咬得格格响。所以我不敢抛头露面，免得招祸。

谁能说没有人想吃掉我？只是嫌我肉老了卡牙齿，况且现在又有好的吃罢了。”

我不能“详”这“不详”，只叫得半声“苦也”，并略略觉着“不祥”。

高晓声的文章，特别是后几年的散文，读来清凉解暑，回味苦涩。奉告“格格响”的朋友，需知他的一生，整个儿是条苦瓜。

先贤说过：文章带涩味，耐读。又有研究家说：幽默易得，幽默中的苦涩难求。我想难求就不求也罢，苦瓜外皮疙瘩，“揸料”辛苦。“揸料”，晓声六月的散文中用语。

过后，苏州陆文夫电话告丧，我说已经知道了，只是不明白最后的病情。文夫唏嘘片刻，说：和我一个病，他先走一步，气喘、气肿，最后还不就是肺心病。

有一位青年朋友曾记录四个酒友的“趣谈”。四人是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和我。“趣谈”无非是有关酒的“噱头”，“饮者留其噱”乎：实在当不得真，这些人半生几经浮沉，即便贪杯，也不过“噱头”而已。现在，剩下两个也只好“卡牙齿”了。

文夫要挂电话时，互相连声说了“保重保重”，

他又想起来问了一句：酒还喝吗？

我说，还喝点。

电话里声音“低迷”，接着挂了。我听这“低迷”，想必是：

“喝吧。”

《寻觅清白》中的寻觅

高晓声的同乡同学、人称江南戏痴的张屯，形容晓声道：“……他的脑袋是厚度有余，宽度不足，活像一个神奇的‘魔方’……”此事直面人“身”，恕不多言。只是“魔方”二字，正中下怀之敏感区。

他的散文自选集《寻觅清白》刚好出版，大部早已读过，心想略略翻翻吧，却又通读下来了。不过是“草塘”，“蒲沟”，“捉鱼”，“放牛”，怎么有这许多别人不知道、知不道、道不知的物理、人情、趣味、梦想！原来这是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一年四季”，“七八个月在河里”，“从早到夜，难得耽搁在岸上。”那是男孩“走向世界第一步”。“那些河浜”，“最熟识的地方”，“确是绝顶的美丽”。“水

质”“清白”，“像孩子的眼白一样清亮”。谁知“转眼之间，沧海桑田”，“污浊得像长年害眼病的老酒鬼”！“再过几年，草塘浜便会变成沼泽地了。”“没有了它们，平原将失去光泽，失去生命。”

“荒蛮正在分割繁华并把它包围起来！”

“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原来已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这就是这个“魔方”的“厚度”，如果没有这样“有余”的“厚度”，不成其“方”，更“魔”不起来。

“清白只存在在我的散文里，只能读我的散文为满足。”

“鳊鲫群集，轻鲦如云。”“黄鲂慊悍”，“有时穷凶极恶，把弱小者都逼到岸滩上了，它居然也跳上岸去抢，丢了自己的性命”，“鲤鱼闹翻了天”，鲫鱼“是青春常驻的少妇”，“鲇鱼只是永远长不大的穿开裆裤的小头鱼也”。“黑鱼森森逼人，真如恶魔一般”。“将军性格”的青鱼，却有长相如“昆仲”的草鱼，行为又如“流窜犯”。鲤鱼跳龙门的传说纯属虚妄，它的外号其实是“阴死鬼”。鳊鱼叫做“狼外婆”，黄鳝命如善良妇女。半斤重的鳊鲂“有一股极好闻的香味道，那就挑不出鱼来同它比，简直是漂亮姑娘身上散发出来的……”